

陷阱

**[比《我的老干生涯》更不可思议的江湖传奇
一位老江湖现身说法，教你看清骗子的真相。]**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狡诈和欺骗，你若太单纯，便是砧板上的肥羊。

不要拿传销那么低级的骗术来跟我相比。每一个做过刀手的都可以去做任何传销组织的讲师！

我曾像一条饿狼，行走在充满狡诈和血腥的路上，我的贪婪，吞食了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一次次噩梦中一双双绝望的眼睛，审视着我的灵魂，我知道我罪孽深重，不求赎罪，只求人间多一份希望。

—— 一个老“刀手”的忏悔书

赵明畅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陷阱 / 赵明畅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513-0611-9

I. ①陷…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5395号

作 者: 赵明畅
责任编辑: 姚鸿文 李玫
封面设计: 琥珀视觉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印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16
字数: 260千字
印张: 17.5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13-0611-9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陷阱

目录

陷阱..... 1

 目录..... 1

 第一章 锋利的刀..... 4

 第二章 地狱生活..... 8

 第三章 张萌要来..... 13

 第四章 不愿想起..... 17

 第五章 为她当兵..... 20

 第六章 新兵生活..... 23

 第七章 患难与共..... 26

 第八章 初识杨亮..... 29

 第九章 战友之情..... 32

 第十章 再次联络..... 37

 第十一章 再次改变人生..... 39

 第十二章 后悔一生的决定..... 45

第十三章 北京之行	48
第十四章 我湮灭了	52
第十五章 我被抓了	55
第十六章 再遇杨亮	61
第十七章 同类异类	65
第十八章 得失我命	71
第十九章 斌子回归	76
第二十章 合作	83
第二十一章 往事如风	88
第二十二章 一念地狱	95
第二十三章 一种倾诉	100
第二十四章 我最对不起的女孩 1	106
第二十五章 我最对不起的女孩 2	109
第二十六章 我最对不起的女孩 3	118
第二十七章 谁是谁的梦	128
第二十八章 感同身受	134
第二十九章 开始合作	140
第三十章 有惊无险	145
第三十一章 我已无法回头	152
第三十二章 贪得无厌的女人	156
第三十三章 该放手了吗	160
第三十四章 遇袭	167
第三十五章 活着不容易	174
第三十六章 短暂的快乐	180
第三十七章 张萌？张萌	185
第三十八章 冲破悲剧	192
第三十九章 青春的终结	196
第四十章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202
第四十一章 疯狂的旅程	210
第四十二章 我们都是赎罪	216

第四十三章 这样的重逢	220
第四十四章 关于梦想	224
第四十五章 斌子的秘密	229
第四十六章 危险降临	233
第四十七章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237
第四十八章 真的结束了吗	240

第一章 锋利的刀

那是初春的北京，气候宜人，也许是因为刚过完年，午后的太阳也比平时照在人身上要略显暖和，我感觉很温暖，温暖到我好像又看见了她。

“哎，哎，段……段，赶紧起来，我那孩子来了，快！”

胖子一边踹我，一边嘟囔。

“啊？！能有货吗？”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伸了个懒腰，很不爽胖子将我从梦乡中搅醒。

“能切就切，切不掉就算了，我反正最近不愁。昨天马路飞了个大单。嘿嘿，你不知道，哥咔咔一顿剁，手机都切了！”

胖子显得很自豪，好像他拿了什么影帝一样。

“啊，那你自己谈呗！”我有点儿不爽胖子扰了我的午后清梦。

胖子抬头看看我，眼神从傻逼到凶狠。

“得，胖哥，我错了，马上去。”我不想因为这点儿事跟胖子闹僵，“自嘲”是我与胖子这种人相处的唯一法则。

“嗯，赶紧去，切下来一会儿请你吃鸭脖子。”

胖子的眼神瞬间从凶狠转变成傻逼，重新盯着手机游戏。

“嗯，哪个房间啊？”我站起身。

“203，赶紧的。”

我打开门，一缕午后的阳光直照我的眼睛，也许是因为房间灯光太暗，也许是因为刚睡醒。

这阵光线射得我头晕眼花。

“哎，最近身体算是废了。自从入了这行，熬夜似乎成了我的必修课。”

我伸了个懒腰，暗笑自己的堕落。

我走向洗手间洗了把脸，看着镜中的自己，没有胡碴儿，没有油光，这是我职业的需要，不允许有一丝颓废，可是我知道，我的心已经不像我的表面那么光鲜了。

我揉了揉脸，让自己打起精神，胖哥的货还在呢，放跑了，又该整我了。说实话我很讨厌胖子。仗着自己200多斤的体重、1米85的大个，经常吆喝我干这干那。我操！怎么说我也是大哥手下首席刀手啊！可我自己也在这样的环境中练就了一身以退为进、自找台阶下的本领，要不说不都是被逼出来的，一点儿不假。

我走过一段昏暗的走廊来到房间门口，透过房门的玻璃我看到屋内的“猎物”正不安地打量着四周。我一边看着他，一边大叫服务员。

“服务员！服务员！”

“哎，段哥，来了来了，怎么了？”值班的服务员屁颠屁颠地跑到我面前。

“这是哪个包厢？”我指了指房门。

“203 啊！”服务员有些费解地挠了挠头。

“2 呢？”我指了指房间号上的“03”问道。

“2？……2？……掉地上了！”服务员边自言自语边在地上找着门牌。

“别 TM 找了！去拿副新的来！”我吼道。

“知道了，段哥。”服务员赶忙跑开。

我转过头。

透过门上的玻璃我发现包厢里的“猎物”正惊恐不定地看着我。

“很好，效果达到了！”心里暗爽。

“怎么不开灯呢？这么暗。”我推开房门，只见一个二十七八岁模样的男人“噌”的一下站了起来。

“段……段哥好！”他的样貌明显比我大很多。但是为了生活他只能违心地叫我“段哥”，这个浑蛋的世界，呵呵。

我细细地打量了他一下，1 米 7 的个儿，我说长得不好看那都是对得起他的。关键是打扮很雷人：黄色 T 恤外面套一件蓝色外套，深蓝色牛仔裤，外加安踏运动鞋。好吧，你很潮，只限于在你们村。

“你怎么知道我叫段哥？”我靠在沙发上跷着腿摆弄着打火机微笑地看着他，好像是在和一个久未谋面的老友说话一样。

“啊。嗯……胖哥说的。一会儿 500 场大领班段哥来给我面试，要行的话晚上就带我走了。”

“妈的！死胖子，你怎么不说 1000 场呢？就这样的环境，你说 500 场也就这种人能信。”我心想。

“你叫什么名字？”

“王海欧，叫我小欧就行了。”小欧见我这么随和，也没有刚开始那么紧张了，逐渐放松了下来。

“身份证！”

小欧有些犹豫地看着我，动作也放慢起来。

“别紧张，我就是看看，证明你不是黑户就行！”我看出小欧的疑惑，对于在外面独自打拼找工作的人来说，最在乎的就是怕身份证被别人拿去乱用。

“嗯，嗯！段哥，给你。”小欧忙起身递给我。

“段哥，抽烟！”小欧递了根烟给我，并用打火机帮我点着，好像我是他的财神，伺候好我，他就可以飞黄腾达了。

“你抽这么好的烟？”我看了看手里的玉溪。

“我不抽烟！我这刚买的！给您点的。”小欧憨笑了一下。

“呵呵，不错，挺会来事！这是做‘少爷’的关键。”我点了点头，一脸严肃地说道。

“广西人？跑这么远来北京打工？87年？你才22啊？”

“嗯！是！段哥！看上去比较老成是吧？胡子刮刮就好了！”小欧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看了他，想说：“你丫赶紧滚，就你这鸟样，你还干‘少爷’？”但我不能。对我来说长得什么样、能不能挣到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有多少钱，才是我最惦记的。

“你知道少爷是做什么的了？”

“嗯，是，段哥，可是我……我不能……”

“不能什么？有话说，有屁放！”我有些不爽了，我还没对你提“要求”呢，你先给我提上“要求”了？

我从门口到进来一直在给他施加压力，故意骂了服务员，是表演给他看我在这里的地位和威信，对他冷言冷语是想让他知道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我……我不能陪客人上床。”

我差点儿想笑喷出来，但是我忍住了，他越是这么傻我就越要保持气场，一个见惯了任何场面的夜场领班的气场。

我咬着烟，眯眼瞅了瞅他。

“没事，客人不会逼你的。”

“那就好，那就好……”小欧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我掐灭了烟头，不准备跟他再浪费时间了。

“我等下带你去的地方叫白马，是个大场，500场，也就是小费都是500起的，一般没什么事就是陪客人说说话、唱唱歌，逗逗客人开心什么的，你出不出台随你。没人会逼你什么的，懂吗？但是要记住别跟别的少爷惹事什么的。自己新人刚过去，闷头挣你的钱就完事了，懂吗？”

“懂、懂，那段哥，我什么时候过去？”小欧焦急地问道。

“你和别的少爷比，你没有第一印象的优势，但是你反应挺快，心也细，但这个如果客人不点你台是不会发现的，所以如何快速地被点台，建立起熟客圈，就是你现在必须要解决的。”我拼命想着他的优点，那不是优点的优点。对这种人就要这样，打一下再给个枣，他就会任你摆布。

“嗯，是，那段哥，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刚到北京，身上钱也没多少了，只想找个挣钱快一点儿的工作多挣点儿钱，我爸病了……”

“嗯，嗯，你不用告诉我这些的，我有时间听你说这些，还不如想点儿办法让你多挣点儿钱，你说呢？”我打断了小欧的话，我知道我的话不仅没伤到他，反而让他对我的信任更加深了，刀手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应聘者的所需，和应聘者之间建立起信任的关系。

“嗯，段哥，你说吧，我照做。”小欧坚定地点了点头。

“咱们那个场两个领班，我是一个，另一个在别的屋儿斗地主呢。你这样，给那个领班包个红包，这样晚上我和他帮你介绍给熟客，不然新人过去都是往后排的。你不会有什麼机会的，我这边无所谓，你晚上挣着钱了，再给我都成。”

“那……那包多少钱啊？段哥，那啥……段哥，能不能等晚上挣着钱了一起包啊？”

小欧面露难色。

“兄弟，你这会儿不包给领班，晚上带你过去怎么推你啊？领班你得哄好了，哪个少爷上哪个台基本上都是领班说了算，因为客源都在领班手里，懂吗？你说你晚上散场给，我晚上怎么推你？他还以为我收了钱没分给他呢，兄弟你要为我想想啊！一晚上的事而已啊，你要不考虑考虑再来？”我起身准备走，欲擒故纵。

“不是……我没那意思。段哥，我不敢为难你。那……包多少合适啊？”小欧见我站起来，急了。我心里知道已经百分之九十拿下了。

“夜场上班的人都爱听吉利数字，666、888之类的。”我点了根烟，轻描淡写地说。对于小欧这样打扮的人，他身上也就这么多钱了。

“那我身上就800了，我包666成吗？剩下的钱我这两天还得吃饭、坐车。”

小欧从口袋里掏出3张红大钞和一叠零钱。

我愣了一下，朋友，我很想跟你说你走吧，但是，我不能，因为我是个刀手。

“算了，就666吧，你那儿没红包吧？我给你包好拿去吧。”

“嗯……嗯，段哥，谢谢段哥，晚上挣了钱一定不会忘了你的。”

我拉开门准备出去，小欧又喊住了我：

“段哥，为什么咱不在 500 场那儿面试，要跑这儿来啊？”还算聪明，问到点子上了。

“那边是大场，不能随便去，而且也挺远的。‘少爷’场总得隐蔽些，这边是咱们分店，交通也方便，面试都在这儿。”我依旧轻描淡写，好像我是在跟他说我今天吃了什么饭菜。

“哦，对对，那段哥麻烦你了。”小欧打消了疑虑。

“胖哥，搞定了！”我走回办公室，掂着几张老人头向胖子邀功。

“多少啊？”胖子依旧头也不抬地打手机游戏。

“666。”

“他身上不是有 800 多吗？我让他给你买了包烟，买了吗？”

“嗯，给我了，他身上就 800，都切了，一会儿风哥发人不好发，那边还得收钱的。”

我暗骂胖子看着人像猪，实则精得像猴，看来“眼镜”在来的路上，胖子已经对他有多少钱摸得一清二楚了。

“额，行，先给我吧，我再去跟他聊聊。”胖子接过钱站起身往外走。

“那我去叫风哥发人了吧？！”我转身准备往门外走。

“你等会儿，我一会儿回来再说。”胖子有点儿不耐烦。

我摊了摊手，往沙发上一靠，心想“随你吧”。

第二章 地狱生活

我打开笔记本翻看昨晚在网站发的招聘信息。

“别乱动我电脑！”方婷手里捏着一叠入职表和几张百元大钞走了进来。

“小气劲儿，我戳两下，还能给你戳坏了？”我觉得方婷有点儿过于敏感了。

她叫方婷，比我大两岁，地道的北京女孩，身材火辣，但是五官很清秀，白皙的皮肤给人一种健康活力的感觉，一身黑色 OL 套装，让她的可爱之中又添加了三分知性。不过千万别被她的外表所迷惑了，一个成功的“刀手”，他的外表与他的性格永远都是有强烈反差的。往往你最认为不可能是“刀手”的人，他就是“刀手”。

小巧玲珑的方婷，生着一张利嘴。谈单子气场不弱于男孩子，而且她比我入行早，我得叫她“师姐”。

她最热衷于做的一件事就是参加各种单身交友俱乐部，找个在北京三环内有房子的男人

嫁掉。

我刚知道方婷姐这个伟大理想的时候，觉得这个女人忒现实了。虽然现在不是有情饮水饱的时代，可也不用这样吧。这让我本来对方婷就不太好的印象更加一落千丈。

“今天怎么样啊？”我看着方姐手里几张百元大钞和一叠入职表，就知道她又得手了。

“还行吧，一助理，800，我又让她给了200块钱，说给你买条烟，一会儿你去帮我聊聊。”

“又是我？这回我又扮演什么角色啊？”

“人事部主管。”方婷回头冲我一笑

“哦，男的、女的啊？”我早已习惯，反正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扮演不同的高管。一会儿领班，一会儿经理，这回又成主管了。

“女的，估计是你看不上的那种！”方姐停下手中整理的入职表，翻了我一眼。

“啊？不是吧？！我最近饥渴，是姐就行了！”我有点儿小兴奋，刚刚见识了小欧那么一个极品，我急于找一点儿美好的事物来养养眼睛。

“那好，别怪我没提醒你，我的身高加上胖子的体重，你要是口味这么重，我也没意见。”

“那还是算了。”虽然不知道她说这话的真假，不过即使是美女，我也不会去搭讪的。我们这一行的规矩，不要乱搭别的“刀手”正在“谈”的人，除非需要打配合。

正说着，胖子意气风发地回来了。

“去吧，叫风哥发人吧。”

“你把他手机拿了？”我见他手中攥着一部手机。

“咋了？”胖子有些疑惑。

“没事，你真狠！”我不知道我说这话时是在担心他，还是在担心胖子把他逼急了会给我自己惹来麻烦。

“别啰唆了，去叫风哥发人吧！”胖子有些不耐烦。

这胖子心真狠，我心里暗骂。

我打开隔壁的房门。

“风哥，风哥，该发人了。”我试图叫醒风哥，却又不敢大声。

“谁的人啊？”风哥迅速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好像一直都没睡着一样，言语清晰简练，没有一点儿倦味。

“胖哥的。”

“切了多少？”风哥揉了揉脸。

“666。”

“嗯，知道了。”

风哥说完就起了身，风哥就是这样，做事雷厉风行，东北人，个不高，却透着一股狠劲。黝黑的皮肤饱经沧桑，让人一眼望去就有股夜场大哥的气场。

“哪个房间？”

“203。”

我跟着风哥径直走到 203 房门口，给风哥打开房门。

小欧又反射性地坐了起来。

看来“眼镜”也不傻，我帮着开门的人什么身份，小欧自然也很清楚。

“这是风哥，是我们‘少爷’场的经理，风哥有些事给你交代下。”

“风哥好！”

风哥示意我先出去，把门关上。

我走回办公室，胖子还在玩手机，方婷则一边啃着面包，一边摆弄着电脑。

“你那助理在哪个包厢？”我不想耽误时间，想早点儿解决完别人的事，一会儿好能静下心来谈自己的人。

“不用了，我让她先回去了，后天过来拿衣服，她过来，你帮我把她拍醒就行了。”方婷笑着看着我。

“呵呵，你还真看得起我！高难度的事情让我来做。”我苦笑。

“段哥，这点事对你来说还不简单？你现在多牛逼啊，随便谈谈，666 就拿下了。”

胖子挖苦我，我知道他是嫌我钱“切”少了。

可用风哥的话说，凡事求稳。狗急了还跳墙呢，给孩子留点，就算他醒了也不至于跟你急，我们跟胖子不一样，“马路飞”他都敢！他还有什么不敢的？

“胖子，那孩子你给我安排好，别惹出事啊！”风哥推门进来。

“放心吧，没事，风哥。”胖子肯定地答道。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 5 点了。

我打开门，想出去透透气，依然是那一缕阳光，是黄昏的阳光，不太温暖，一阵风吹来，还有一丝冷意，也许是亏心事做多了吧，心里犯冷。

服务员已经陆续起床了，有的在打扫卫生，有的在洗脸刷牙。

这是一家小 KTV，这样的小 KTV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中逛一圈可以看见好几家，我们所谓的办公室只是两间废弃的包房，且离后门很近，那阳光正是通过半掩的后门照了进来。为什

么要选后门？方便临检闪人，曾经我很怀疑这样的小歌厅要怎样生存，直到我做了“刀手”这一行才知道，这种担心纯属多余，只要你有这样的场地，只要是设备还算齐全，各种合作自然都会来找上你。

我以前只知道夜场的晚上是堕落的，其实夜场的 24 小时都是堕落的，白天为我们“刀手”提供场地圈钱，晚上妈咪拉人照样顾客满门，在北京遍地是黄金，这“黑金”也是黄金，这样的 KTV 不用发工资，甚至不管吃住，所有人从服务员到妈咪到小姐全是挣小费的，仅两个领班有底薪而已，不用担心没人干活儿。服务员做不下去，每天都会有一两个不知深浅的傻小子撞进来，经过我们的“洗礼”，他们就会相信即使是在这样的歌厅也是可以挣大钱的。至于他们交了钱之后，能不能做下去，我不知道，至少从我做这行到现在，我没有看到过一个熟面孔在这里待超过 3 天的，弱肉强食！在这样一座大城市里，这是生存法则，没什么好不忿的。

“段练，干吗呢？给根烟抽抽。”服务员领班小齐拍了拍我。

小齐和我是老乡，他在这家 KTV 已经上了两年班，平时我们招进的服务员，都是交给他。除了个别脑子一根筋的搞不定，其他几乎小齐都能安抚得很好。让他们来也无声，去也无声，所以每次只要交给他新人，我都会让新人给他买两包烟，他也心知肚明，“工作”干得也就更加出色了。

“今天没服务员啊？”小齐点了根烟问我。

“没啊，怎么了？”

“缺人干活啊，过两天要大扫除，给我整俩服务员干活啊！”小齐猛吸了一口烟。

“呵呵，上次给你那人呢？”我笑了笑，暗想小齐看来是跟我们混太久了，已经完全没有羞耻心了。想起一开始找他合作的时候，他还很大义凛然地对我不屑一顾。

“不知道啊，干了一个晚上就不见人了。”

“行吧，我知道了，风哥还怕你们人太多，让服务员先别招了。”

“不能，你招吧，我来搞定。”

“好。”

“齐齐，你在干吗？”一阵刺鼻的劣质香水夹杂着一串嗲嗲的声音传来。

“我先过去了，你忙吧。”小齐说道。

“小姐可真敬业，这么早就来上班了！”我对眼前这位“小姐”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脸上粉厚的程度一巴掌拍上去，大概就可以和面团了，嘴巴抹得像“吸血鬼”，这样的女人大概也只能在这种小歌厅来消费青春的尾巴了。

“可能她订的包厢，不说了，我先过去了。”

“齐齐，赶紧叫服务员给我打扫个包厢出来，一会儿我预约的客人就来了！”吸血鬼站在走廊那头狂喊。

“来了，来了。”小齐赶忙跑了过去。

小姐也分三六九等，大场的小姐是客找小姐，不到八九点是见不到小姐上班的，这小场的倒好，小姐找客，从睡醒就开始翻电话号码，这个老公、那个老板的，饭都不吃就浓妆艳抹地跑来上班，只是想订个一两间包房，多拿点小费，在这样一座城市里，生活的压力逼着所有人不进则退。

我抽出思考准备上个厕所，刚走没两步，就看见一个人拎着背包站在角落里，我定睛一看。

“小欧？”

“你怎么还没走？风哥没给你条吗？”我走向小欧问道。

“额……给了，我刚来北京，不知道怎么坐车，所以想回来问你。”在小欧眼里我现在好像是他在北京的所有希望。

“出门右转，地铁站，坐1号线五棵松站下，从第三出口出来右转，直走，马路南边你就看见场子了。”

“额……段哥，咱不是去500场吗？风哥咋让我去那儿啊？”小欧有些委屈地说道。

“你刚做这一行，肯定要有个适应过程。那边是咱们分场，你先过去适应一下，回头我调你过来。没事，小场好上台，竞争小。”我依然像告诉他我今天中午吃的什么菜一样自然。

“嗯……谢谢段哥。”

“没事，赶紧过去吧，路程还有一段呢。”

“哦，那我去了，段哥，我挣着钱一定补你红包。”小欧拎着包就往外走。

“等等！”我不知道我哪根筋搭错了。

“你身上还多少钱？”

“额……段哥，还有几十块。”小欧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掏出100块钱塞给了他。

“拿着吧！吃点东西再去！”

“谢谢段哥！谢谢段哥！”小欧不住地对我点着头。

“希望你早点儿醒吧，朋友，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对自己说。

他以为他奔赴的是他的希望，其实那只是一个泡沫。

“风哥！没事我先回去了，今天看来是没戏了。”我走回房间对风哥说道。

第三章 张萌要来

我走下楼，走入地铁站，走入人流，让自己融入人流，我喜欢融入人流的感觉，这种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还有存在的价值，我才觉得自己不那么脏，我和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在这座大城市里为了生存而拼命的可怜虫。

我是一个“刀手”，我没杀过人，我不是黑社会所谓的打手，我比他们还要技术，还要杀人于无形，杀手最多是结束别人的生命，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感觉叫生不如死，那是一种绝望。

我的工作就是骗人，我毁掉一个又一个来这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想要一步登天的梦想，让他们知道那只是泡沫。骗的人多了，很多时候还觉得自己是在帮人。

用风哥的话说，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踏实找工作去吧。

这个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我经常用这些话来麻痹自己，为自己找理由将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我们这一行，说白了就是“玩语言”，不要拿我和“传销”那么低级的手段来比。我们比他们要高明太多了，他们是将人骗来后，暴力胁迫，强行洗脑，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大忌。我们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你充分地对我建立起信任，然后心甘情愿听我摆布，不会让你觉得有一丝害怕和难过。让你开心地来，开心地掏钱给我，然后开心地走，即使最后你发现被骗了也会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言语间我没有给过你任何承诺，一切都是你“自我以为”的。

“刀手”的工作分为三个步骤：谈单、收钱、排雷，谈单就是应聘者来了后迅速了解应聘者的需求和个性，了解你的需求才能了解你的弱点；收钱，顾名思义，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排雷是最重要的一环，如何不让应聘者发现自己被骗，或者发现了又如何去圆这个骗局。撕破脸，谈崩，是“刀手”的大忌，也是“刀手”没水准的体现，真正的“刀手”会让你开开心心地来交钱，然后即使钱交了上不了班也会开开心心地接受这个事实。

我很多时候都在想，为什么自己会走上这条路，因为不甘心？还是因为生活所迫？还是因为做这个很刺激？

我已经找不到答案了。我只知道，做了这行就很难再回头了，而且我也麻木了，这样的生活，糜烂！每当夜幕降临，一个人的时候，我都不觉得自己像个人。

“刀手”的工作就是骗人，或者，我更喜欢叫忽悠。

那些报纸、网络、小广告……招聘男女公关、服务员、私人陪游……这些都是“刀手”的杰作。

我的工作就是让那些带着幻想的男男女女带着希望进来，榨取他们口袋里的人民币，然后戳破他们关于这个希望的泡沫。

什么？有人报警？

如果你骗一个人让他知道了他在骗你，那还叫骗人吗？

言语间我们不会给应聘者留下任何把柄，所以很多人即使最后发现被骗了，他也不会报警，因为当他清醒的时候他会发现“刀手”其实完全没有给他任何承诺，但是钱他却掏了。

当然也有认死理、要钱要死磕的那种人，对付这种人，就是继续“晕”你。拖！但是永远不会跟你发生正面冲突，谈崩，就像太极拳，化力为无形。

我做这行已经快一年了。风哥对我还不错，也许因为他年纪在同行中算大的，多少有些盗亦有道，不会为了钱而不择手段，跟着他，多少让我觉得安心点儿。

风哥是我的大哥，我是他手底下的“刀手”，风哥找好合作的夜场，提供场地发布招聘信息，安排接人夜场。不要以为这很简单，没多少夜场愿意搞这种合作，都不想惹祸上身，而且北京作为首都，严打更是家常便饭。

我所在的那家夜场老板是个南方人，很信风水神鬼一说，风哥去找他合作这个的时候，那人特意跑去找大师算了一卦。

大师说，风哥与他属相相合，可以互旺，于是就合作下来。

我进这一行的时候，风哥和他已经合作一年多了。

每个月风哥都会给他一笔场地费，数目不详。

这一行做久了，形形色色的人都遇到过。

有生意失败，想来走走偏门的中年男人；有上班很闲，想找个兼职的白领；有纯粹是为了找刺激不为钱的富家子弟；还有为了欲望而找男人的女人，用她们话说又能爽，又能挣钱，一举两得。

我以前一直觉得这种人都是臆想出来的。

直到做了这行，才知道是真的有这种女人。如狼似虎，欲求不满。

当然更多的是刚来北京，不务正业妄想一步登天的男男女女和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胖子和风哥是同时入行的，甚至胖子比风哥还要早入行一个月，只是风哥深谙其道，不到半年已经自立门户，独当一面。不要以为自立门户是件很简单的事，先不说能否过去“大哥们”那一关，就单说找合作场地发人场地，都不是随便可以搭上线的。那些大哥谁愿意多一个人出来抢饭碗呢？但是将风哥带入行的大哥也知道，风哥天生是做这一行的，拦不住他独走，却也没为他铺上任何一条路，一切全是风哥自己闯起来的。

而胖子还只能混迹于马路，其实“马路飞”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顾名思义，马路飞就是没有合作场地，没有发人单位，纯粹的骗子。在马路上跟你谈，谈到钱就消失，其实这还是件很讲技术的事，想想谁能在马路上三言两语地把人的钱忽悠走呢！胖子是个极其自私的人，而且很冲动，他从上到下都只能用个字来形容——“圆”。圆头圆脸圆脑袋，他不说话的时候，嘴巴也是闭不紧的。因为他性感的厚嘴唇，风哥说第一眼看到胖子还以为是他大哥从路上捡来的小弱智。窝在角落，张着嘴巴，挖着鼻屎，不时地抬头望望风哥，又迅速将头缩回，实在和弱智没有区别。

胖子走到哪儿总是显得猥琐和张扬，看到美女来应聘，他会时不时地开门瞅两眼，搭两句。为此我没少跟风哥反映，试问哪个女孩想到要跟这样一个猥琐的胖子一起共事会不害怕呢？

而且胖子走在路上总喜欢一颠一颠，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体现他丰满的臀部，还是为了抖动他肚子上的肥肉，边颠还边喊：“招公关！招公关！”

风哥经常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他也改不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我问过风哥为什么一定要带着胖子。

风哥说以前一起睡地下室，吃不上饭的日子都挺过来了，现在为这点事分道扬镳，不值得。

回到了家，一间合租房，我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合租，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只知道他叫小坤。

我和室友几乎没有交流，只有在交水电费和网费的时候会跟他寒暄几句。因为我与他的作息时间是颠倒的，他上班的时间我在睡觉。

我准备开门，小坤叫住了我：“段练，来吃块蛋糕。”

“谢谢啊！今天你生日啊？”

“不是，是我女朋友生日。”小坤说着指了指屋内，房间里坐着一个模样清秀的姑娘，摆手跟我打了个招呼。

“生日快乐，美女，谢谢你的蛋糕！”我捧着蛋糕笑道。